

<<地底三万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地底三万尺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58873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58875

出版时间：2011-9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朱少麟

页数：352

字数：27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地底三万尺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本书继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和《燕子》之后，沉潜六年朱少麟终于推出第三部长篇小说本书。本书分四部，为《垃圾》、《航手兰之歌》、《那只鹰曾来过》和《宁静的星舰飞航》。作者朱少麟出神入化地创造了无始无终的动人故事，隐隐透着腐臭气味。

十几个不同性格的人依次走进小说之中：辛先生、南晞、秃鹰、纪兰、君侠，作者魔术般幻化四种迥异的笔风，将整部长篇小说肢解为四个不同文体的中篇。

这是一部让人读到颤抖的小说，开始于迷幻警奇，结束于激动落泪；这是一部惊人的小说，前所未见的叙事向度，从最阴暗的开头，渐渐导向意想不到的明亮，令人战栗的明亮，余韵无穷，令人无法掩卷，只有随着故事的奇特逻辑，从头再一次读起；这是一部冷峻幽默的小说，自嘲冷讽、妙语如珠、诙谐智慧，读来心领发笑、笑后深思；这是一部叙事流畅细腻的小说，出神入化地创造了一个无国界、无边境、无始、也无终的动人故事，当翻到最后一页时，你会发现，必需回到第一页，从头接读下去，可怖的设计！

整本小说以奇玄的手法，变幻多重视域，以“帽人”即“我”不动声色的观察、机警嘲讽的叙述，层层剖析这位谜一样的园艺家——辛先生。

一开始，辛先生就承认自己是个夺命恶魔；随着辛先生的冷酷世界，一层一层往下挖掘，进入更深、更深处……朱少麟魔术一般幻化四种迥异的笔风，逆向写作，在小说的结局，竟然掘出了一整片灿烂的星光。

正如作者本人所言：“我不请求你阅读，我所请求的是，与我一起向下挖掘。  
”照顾这种花，需要爱，但又不能爱太多。  
——主人公之一辛纪兰。

## <<地底三万尺>>

### 作者简介

朱少麟，1966年出生于台湾嘉义，辅大外文系毕业，曾在政治公关公司任职，现专职写作。1996年完成处女作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，历经五次退稿，出版后竟一鸣惊人，被誉为“天生的作家”。

199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燕子》再创佳绩，与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并列“最爱一百小说大选”书单，为读者最期待的作家。

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地底三万尺》取得“台湾2005年度最畅销中文小说”的骄人成绩。

“以塞林格式的不曝光、不接受采访的迥异风格独立于台湾文坛”的朱少麟，是唯一从不曝光而让作品畅销不衰的女作家，可谓文坛之异数。

<<地底三万尺>>

书籍目录

第一部 垃圾

第二部 航手兰之歌

第三部 那只鹰曾经来过

第四部 宁静的星舰飞航

## &lt;&lt;地底三万尺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时间，不详；地点，不详。

他们让我二十四小时保持高度紧张，日夜不停强光照射，我的面前是一份纸笔，等待我的自白，但是人能将自己交代到什么层次呢？

除了我认罪三个字，我决定不再多言。

我另外从墙上撕下了这张优美的风景海报，我要在背面写出一些真心话并且让它们非常不着边际，然后再将海报悄悄抛弃。

这想法让我满意极了。

我的确留下了口供，只是多么不幸，这张海报注定要随着果皮纸屑一起漂流，沾染上各种酸臭，历经各种令人傻眼的差错，最后消失在他们亲手造出的万吨垃圾中，永远深深埋藏。

还有什么吐露方式，更接近这世界的真相？

如果不反对的话，请以开朗的心情听我诉说：首先，我是一个有感情的人——尽管笑吧，我已经太久没见过任何欢颜。

不知从何时开始，身旁的人个个骇怕我。

河城中的居民是怎么挖苦我的？

他们说我心里异常，说我冷血阴险，甚至残忍地说我是个恶魔，说得就好像我不曾是个孩子，不曾为了索取一点爱而神伤、而傻气、而彷徨一样。

我确信我曾有过一个童年，那时似乎没有人骇怕我，怎么落到今日这一步？

真可惜无法奉告，现在我愿意追忆的范围只限于河城的岁月，如果发现我过度悔恨，请不用费心猜想，我完全是为了自娱。

太多往事萦绕我心，其中真有不少耐人寻味的情景，为了方便回顾，我们且先让时光倒转1861天。

何以如此精确？

老实说，日期无关紧要，差别只是我受苦的长度，如果为了诸位的欢乐而改成一万天亦无可。

回到正题吧，就是在那一天，我首度光临河城，或者说，试图找到河城——好吧，不妨直说，进城之前我完全迷了路。

独自驾车胡乱绕行，正好让我饱览风光，并且得到两个感想：其一，河城周围那一望无际的丘陵地，枯旱的程度，就好像遭受过百万次天打雷劈。

后来我才渐渐明白，因为景色太过凄凉，会前来此地定居的动物，只有人类与线鬃鼠，那是一种天生就痛恨同伴的小兽。

其二，我想我爱上了这片景观。

人们也许会料想，以我热衷园艺的程度，必定偏好茂密的绿意。

这完全是误解，赏花者才需要美景当前，而栽花人渴望的是裸土、是潜质，就好像这样一块寂寞的大地。

人们所误解的还有我前来河城的理由。

我的朋友们并不祝福我的新工作，是的，我曾经有许多挚友，他们这样语带嫉妒地说：“你这职位来得太过梦幻。”

他们之中有些人显得相当烦恼：“我的天哪，你不会真想去河城吧？”

清醒点好吗？

而我则认为那些从不做白日梦的人才是活得有如在梦中。

况且我也无法留在故乡了，就算河城再偏远我也乐意一探——为了不让诸位进一步误解，我想说明，这与我当时的小小失恋并无太大关联，只是以往习的生活太过于平淡，所以我奇妙地假设，真正的浪漫应该是远在天涯一方，而河城的职务正好向我招了手……总之，无需岔开话题，直接回到那一天。

我已启程来到河城边缘，迷途中枉走了无数里程，我来到一处险峻的河谷，路势越攀越高，夕色越来越浓，终于在这儿我遇见了人踪。

## &lt;&lt;地底三万尺&gt;&gt;

那是两个男人。

两个看来还不脱稚气的年轻人，颇为错愕地瞧着我驱车上了山岗。

到今天我还能清楚地记得，满天像烈焰一样的鲜红晚霞前，那孤零零的两尊身影，并立在石崖的最末端，那幅彻底绝望的模样。

他们之中较高的那人长得颇带野性，他警戒着我的来临，又不时回头打量谷底，似乎非常烦心，另一位则是俊秀得像个女孩儿，只见他慌张地向后退却，再差一步便要堕入深渊，这两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衣衫凌乱，神态一样的疲倦狼狈。

此情此景让我永生难忘，说不上为什么，我看出来了，这两个孩子正准备要从此地跳下悬崖。或许他们对于我的来意也同样疑猜，所以只是忐忑地望着我下了车。

念及他们即将是为我所治理的子民，我的心中产生了一些慈爱之情，只愿表达出援助的意思，我想将随车携带的点心餐盒、或衣物、或随便任何东西赠馈给他俩，但也许他们不习惯接受施舍，我亦抽于直接表达友谊，于是我和蔼搭讪：“二位可是来自河城么” 两人的反应都是一愣，接着都笑了。

他们的答复实在过于粗鲁，在这边请容我删改部分发语词与欠雅的赘字，重整之后的大意是说：“我们再倒楣，也沦落不到河城那鬼地方去。”

好了，诸位现在应该明白我的意思，河城并不是什么度假胜地，实情正好相反，人们之所以被遣送到此，都是各种荒唐与堕落故事的结局，简单地说，河城是暂时收容破产者的中途站，从某个角度来说，确实算是天涯一方，只是缺乏了浪漫。

在管理河城的岁月中，我想说，残酷并非我的天性——这不是寻求谅解，请恕我直言，我根本就瞧不起诸位浅薄的善恶观，如今说出真相我也不介意诸位的嘲笑，人们只以为我趾高气扬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明了，我有多么不喜欢这份工作，不喜欢的程度，逼得我曾经像个厌恶上学的儿童一样，凭空捏造出许多病痛：胃溃疡、肝炎、骨刺、肺癆，不管是什么顽疾都好，只要能让我顺利调离河城。

天可怜见，寄出的调职申请全遭到了驳回，因为郁闷的缘故，我所谎称的各种病况竟然一一成真，谁都看出来我整天心悸头疼，我渐渐厌倦食物，接着厌倦治疗，到末了厌倦泪水，厌倦笑容也厌倦阳光。

所以我要特别提起一个女子，说说她的故事有助于诠释我的心情，再者，谁能忘得了这样一个美人？

她有个极可爱的名字，叫做景若非。

没错，就是诸位回想起来的那位传奇歌手。

我能了解诸位的震惊，只有少数人知悉她就是在河城度过余生，这都要感谢媒体的慈悲，当然也不该忽略我的体贴，在我的特意保护之下，景小姐自从迁入河城以后，再也没遭受过一次采访的骚扰。

该怎么形容景小姐呢？

应该说，上天必然非常钟爱她，既给了她惊人的美貌，又赋予她无比的才华。

身为景小姐的歌迷，我个人推荐她晚期的专辑，尤其是她尝试中低音域的“天空私语”——这张音碟的非凡成就已不需要我的溢美之词，绝对值得五星的评鉴荣誉。

早期的作品则让人太轻易爱上她，那种爱是肤浅的，景小姐的歌艺像是熟酿的烈酒，只有慢酌才能尝出深度，就算是最苦涩的情歌，经由她唱出来也透着甘甜，仿佛希望之光就在前方不远似的，只可惜真实生活却击败了她，这些也无需我再多费笔墨，关于景小姐是如何酗酒、吸毒、遇人不淑、负债累累、走人下坡，都已经过扒粪杂志的大量揭露，而她终至于销声匿迹，行踪成谜，实情则不为人知。

是的，她倒楣地沦落到了河城。

没有人会忘记景小姐进城时的轰动，全城的居民争相围观这位大明星，她的一颦一笑果真不令人失望，而我明白她实际上疲倦慌乱，打从血管里渴望酒精。

因为太同情她，景小姐成了我生命中的砝码，一边是职责，另一边是我的真心。

为了帮助景小姐戒酒，我安排她担任锅炉杂工，那工作处与外界隔离，景小姐将可以专心对抗瘾头，不用担忧任何无聊人窥探她的窘状。

## &lt;&lt;地底三万尺&gt;&gt;

锅炉间的干燥烟雾虽然永久损伤了她的歌喉，她还是保有夺目的艳光，再多的布料也裹不住她所散发的撩人主火。

我侧面得知——河城里最不缺乏的就是闲言流语——景小姐每天耗费许多光阴梳理仪容，我愿意体会她的耽美之情，不过裁减掉部分的女性浴间，确实是我所必须采取的对策。

新颁布的发禁则获得了空前的恶评，我不得不薄惩几位过度打扮的女士，以表明我不是一个朝令夕改之徒。

景小姐病了，我曾多次亲自探望她，诸位绝不会相信她有多么冷淡，永远都是待我以这一句：“您请离开，我这儿没什么好招待您。”

为了强化她拒我于千里之外的张力，景小姐还将我馈赠的新鲜水果弃置在地上。

我不曾记挂她的娇蛮，太美的女人总是保有任性的特权。

我派她参与河床掏浚工程，是为了让她多晒些暖阳，人们又议论纷纷，甚至传言说我想“活活累死她”，苍天可鉴，景小姐与我之间的关系，是何等优雅的对抗，人们凭着恶意的眼光，当然看不明白，我和景小姐实际上完成的是一首双人合唱，就像天籁之音那样抒情，那样合拍，那样婉转。

景小姐病重了，当我获悉她再也下不了床，便即刻前去与她晤面，这次她一反常态，挽住我的手说了许多亲切的话语，又频频催促我打好灯光，并且问我，她的容貌看起来是否上相？

她显然将我误当成了记者。

我只好告诉她，“景小姐，您从未有一天像今日一样美丽。”

于是她回报给我一朵最纯真的笑靥，其可爱的程度让我想起了我的妹妹的青春年少，所以我为她拍了一些照片。

人们说她已然疯狂，我完全反对，她天生就是个表演者，习惯华丽的夸张，也需要观众的回响。

她的最后一次登台演出，只有我一人目击。

那是个天将未亮的清晨，我因为长期失眠，养成在河边摸黑散步的习惯，景小姐必定是探听到了，所以她在河岸上守候。

初会面时我并未认出那是景小姐，这都该怪她在脸上涂抹了那么浓烈的彩妆，她尚且非常不合时宜地披上一件宽大斗篷——细看之下是她卧病时我遣人送去的毛毯，虽说河城向来没有时宜的问题，但猛一瞧见她的装扮，我还是不禁毛骨悚然，景小姐看起来真像个死神，飘来河畔，正要展喉唱出我的挽歌。

凉爽的晨风中，景小姐像是很稀奇似的许久看着我，终于启齿，她胸中似乎藏有千言万语，但她只说出了半句：“辛先生……”就飞跃入河里，留给我无限的想象余地。

她是在呼唤我，以那么充沛的感情。

我不否认她当时曾想要擒我一起入河，可惜她太虚弱也太情急，没有察觉出我其实愿意随她而去。附带一提，她去得还真是迅疾。

……

## <<地底三万尺>>

### 编辑推荐

一起向下坠落，看看地底三万尺下可能的面貌，从最阴暗的开始，渐渐走向意想不到的明亮和余韵无穷的星光。



<<地底三万尺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